

民間故事



仙桃園

单超整理

9.94

3

研究所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民間故事

仙 桃 園

單 超 整 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七篇流傳在西藏地區的民間故事。《仙桃園》寫勤勞、樸實、善良的哥哥倉旺加錯，如何耐心和愛護益至的幫助懶惰的弟弟扎西的故事；《牦牛王》寫一個年青的牧人格勤，如何英勇地馴服了野牛，使它們為勞動人民耕地；《山大王請客》、《肉味與刀聲》和《挑女婿》等篇，也都是較優美的故事。

民間故事

仙 桃 園

整理者 卓 超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7/18 字數：20,000

1959年8月第1版

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0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8·0948

定價：(大)0.09元

目 次

仙桃园	5
牦牛王	10
山大王請客	13
挑女婿	17
宝中宝	22
肉味与刀声	25
什么东西最可怕	27
后記	33

仙 桃 园

西藏塔工地区的同門山下，有一片茂密的桃树林，虽然那里的桃树长的都差不多，但結的桃子却不一样——南半部桃树結的桃子，不但顏色鮮艷，个儿长的比拳头还大，而且有一股特异的香甜味；北半部桃树結的桃子，个儿长的比杏子大不了多少，顏色青青的，吃起来味道很酸涩。这片桃林里的主人是一群数不清的猴子，它們对桃子的看守是很严密的，不过，它們都集中居住在南部的桃树上。当有人去摘桃子的时候，猴群吱吱地叫着，用小石头或坏桃打着，使你不得不赶快逃走；否則，人少的話，还有被猴子們俘擄住了的危險。

对于这片桃树林，当地有这么个傳說。

很久以前，同門山下的小河旁边，住着一戶人家，年老的夫妻，带两个儿子过着穷苦的生活。大儿子名叫仓旺加錯，是个身材高大、力量过人的小伙子，干起活来不知道休息，对待別人誠心誠意，对待自己的弟弟，更是亲爱。他每次打柴回来，总是給弟弟带回来一些黃山羊呀花山雞呀什么的；每次种地回来，又总是給弟弟带回来甜蜜蜜的人参果。晚上起来解手，总得給弟弟盖盖被子。二儿子名叫扎西，生的瘦小而枯黃，一对老鼠眼只会搜寻好吃好玩的东西，稍有一点不如意，就大发脾气，甚至要投河上吊，鬧的全家人不

得安宁。不管扎西怎样的胡作非为，哥哥仓旺加错除了对他耐心的劝导以外，仍然十分的关心他，希望他将来长大以后会慢慢变好。

树叶长青又变黄，河水结冰又解冻，不知不觉，扎西已经长大了；但长大了还是不学好。阿爸阿妈骂他，他只是呲着牙瞪眼；哥哥劝他，他反而说：“你长的比个野牦牛还有劲，多干点活怕什么，一天到晚叫我干这干那的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！”

哥哥生气了，气的一天没吃饭；阿妈生气了，气的大哭了两天；阿爸生气了，气的昏倒在地。扎西反倒得意起来，他认为可算找到了一个使哥哥不敢说他的法子。

没过多久，阿妈阿爸害病死了。阿爸在临死前把两个儿子叫到面前说：

“有我们活着，扎西好歹没闹分家，我们都死了以后，你们可要亲密的在一起过日子呀！”

仓旺加错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扎西抢着说：

“我才不受哥哥的闷气呢！我非得分家不可，请你不要在临死的时候再惹我生气啦！”

阿爸听了这话，非常气愤，想起来打扎西，但刚抬一抬头，喉咙里被一口粘痰塞住，气死了！

哥哥抱住阿爸的尸首大哭，扎西在一旁暗暗盘算：“我家有两头牦牛，两只毛驴，两块地和两间房，两套农具和两只绵羊，村外还有两棵桃树，要是分家的话，只好一人分一半。我要是给哥哥一样的分财产，怎么样也不会有哥哥过的好啊。可要是这些东西都归我，我就可以娶个漂亮的老婆，雇个有力气的佣人，一辈子也不会挨饿受穷了！对，就是这

个主意。”扎西偷偷地往阿爸生前穿破的一只皮靴子里，扔了一个圆滑的小石头。

丧事刚刚办完，扎西就拉住哥哥的衣袖说：“我不愿意牵累你，咱们快点分家吧！”

哥哥用爱怜的目光看着弟弟说：“你这么瘦弱，分开了哪有力气干活？咱们哥俩好歹在一起，我……”

“别说好听的话啦！”扎西把手一摔，打断了哥哥的话，“享福受罪是命中注定的，我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决不要依靠别人过活！”

哥哥知道再说也无用，无可奈何地问道：“分家可怎么个分法？”

扎西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咱们这样分吧：自生自长的东西算一份；要人照管的东西算一份；然后抓阄打赌。”

“什么叫自生自长的和要人照管的？”

“村外两棵桃树不是自生自长的吗？土地、牲畜、房屋，这些东西不是要人照管的吗？”

哥哥大吃一惊的说：“哪有这样分家的，要是你分到了自生自长的那一份可怎么办，不是会把你饿死吗？”

扎西笑了笑说：“你分明长的粗笨，命中该受罪，害怕起来了！”

哥哥心想：“劝他也没用，分就分吧。要是我分到了那份自生自长的，也不会饿着我；要是他分到了那份自生自长的，我再和他交换，不信他的心变不过来。”

“好吧！咱们抓阄吧！”

扎西拿来了两只阿爸穿过的破皮靴说：“这两只靴子，其中有一只里面有颗小石子，谁要是挑到了这一只，谁就拿

要人照管的那一份家产，你看行嗎？”

哥哥看也不看的說：“行，行，随你說怎么办都行！”

扎西說：“你把两只靴子檢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只有一顆石子？”

“你自己檢查吧，我不会这个。”

扎西重新把圓石子放进底下有个小洞的靴筒里，叫哥哥去挑选。哥哥正好挑到了有石子的那只靴子。扎西声称看看靴子里有沒有石子，就把圓石子从小洞里漏了下来，然后就对哥哥說：

“你命中注定該要自生自长的那一份。出去吧！这个家現在是属于我的了！”

仓旺加錯来到小桃树下，呆呆的发楞。这时，南北相对的两棵桃树树枝随风搖摆，好象在欢迎它們的主人。他对着桃树說：“桃树啊，桃树，今后咱們就要結成朋友了。我用心的培植你們，希望你們能多結些鮮美的大桃子吧。”两棵桃树好象听懂了主人的話，桃叶嘩嘩响，象是答应他的要求。

桃叶发青又变黄，河水結冰又解冻，又是好几年过去了。扎西那副丑陋的面容，和他那丑恶的行为，远近誰都知道，因此他不但沒有找到漂亮的老婆，連家里的牛羊也都餓死了，土地給荒蕪了，房屋倒塌了。他实在再也沒有法子生活下去，只好去找哥哥。

哥哥正在稠密的桃园里忙着；又是澆水，又是拔草，又是鋤地……見弟弟来了，亲的了不得，連忙丢下手里的工作，給扎西摘了一堆大桃子。扎西一面吃着桃子，一面心里又在盘算着：“想不到哥哥把两棵小桃树变成大片桃园了，

要是我能从他手里搞一半过来，这些桃子能卖多少钱呀！”他没等到吃完桃子，就一本正经的冲着哥哥说：

“哥哥，我们原来那样分家不公道，我看咱们再重新分一下吧，干脆把什么都分成两半。”

哥哥知道弟弟想要桃树，就笑着说：“不用分啦，我把北半部的桃树都给你，事情少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帮你种地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扎西分得了北半部的桃树后，心想：“桃园又没有严格的记号，我可以生法逐步往南边侵占，省的哥哥比我的日子过的好！”

扎西一年年的往南边侵占，谁知这事引起了山上群猴的不平。群猴奔下山坡，纷纷用石子掷打扎西，扎西吓的躲在哥哥怀里，群猴的气还没有消下去，跳着，叫着，用猴尿把北半部的桃树浇了个半死不活，然后才上了山。从那以后，北半部的桃子，不



但长不大，而且也不好吃。

仓旺加錯死了之后，南半部的桃子結的更大，顏色也更鮮艳，吃起来味道更香甜。人們傳說：仓旺加錯以后就成了桃仙。因此，这片桃园就称做仙桃园，猴子群自动代替桃仙管理桃园。

牦 牛 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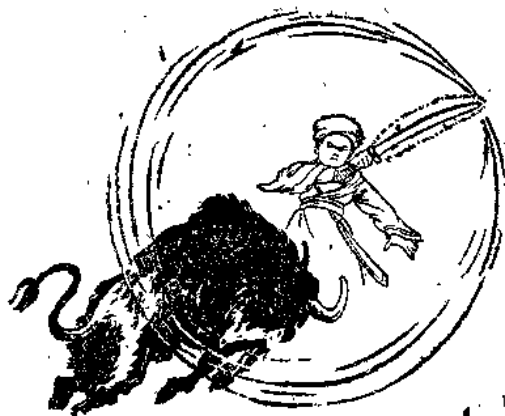
很早以前，高原上没有牦牛也没有耕牛，到处跑着凶猛可恶的野牛。成群結队的野牛，吃掉人們播种的青稞、豌豆；誰要是碰一碰它們，它們就会把你的肚皮頂烂。那时，高原上的人們，都象怕惡魔一样的怕野牛。

拉薩城东的一个村庄里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：玉准已經快四十岁了，第一次生了个孩子。这孩子还在阿媽肚子里时，就跳动的使阿媽无法坐着休息一会，要时常走动着才行。这孩子出生的当天晚上，玉准那个不大的小土屋里，充滿了异常的香味；孩子生下的时候，滿屋子都是紅光，这紅光三天三夜才消散，紅光里有叫呼叫的声音。邻人都劝玉准，把孩子叫作“格勤”（声音大的意思）。格勤自小就和別的孩子有些不同，他哭起来能傳得老远老远，并且声音很粗。格勤长到三四岁的时候，就比五六岁的孩子力量还大，皮肤黑油油的，逗人喜爱。格勤长到八岁时，就能背水和檢来大筐牛糞了。阿媽非常喜欢格勤，由于格勤力量大，能干活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过。格勤长到十六岁时，已經是个出名的英雄武士了，

远近的老百姓，不断到格勤家来，都来请格勤替他们看守青稞地，因为格勤已经空手打死了二十多头野牛了。格勤想：“老是这样和野牛打下去，也不是办法呀！这千头万头的野牛，怎么能打得完呢？野牛的力量这么大，能叫它帮人种地该有多好呀！”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亲友们，亲友们一面称赞他的想法好，一面帮他想办法收服野牛。

过了一个时候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找格勤，他说：“好多年来，我就留心看野牛它们在一起，不管干什么，总有个领头的，就象老百姓有个头人一样。”格勤和大家商量一阵，决定想法捉住那头领头的野牛。大家找了一块茂盛的青稞地，趁黑夜把周围都挖成了陷阱。第二天，领头的野牛真的领着一大群牛来了，只听扑通一声，领头的掉进了陷阱，剩下的野牛吓的满山乱跑。就用这个办法捉了不少领头的野牛，吓的野牛不大敢来吃青稞了。

野牛不来找人的麻烦了，人可是想找它们的麻烦了：要叫它们给人作活。格勤又和大家商量了很久，想出了这样的办法：把捉来的野牛都放在一个大院子里，没有多久，母野牛就生了小牛，一头、两头、三头，越来越多了。格勤把大野牛和小牛一起赶到草地上，想叫它们自由自在的吃草。哪知大野牛不知好歹，出了大院子就要起疯来，直往格勤扑来，要把格勤的肚子顶开。格勤早准备了这一手，唰的抽了腰刀，跳起来一下子就砍掉了一头野牛的头，鲜血染红了草地。剩下的大野牛见势不妙，没命的往山上跑了。小牛们可吓坏了，混身乱摇晃。格勤插上腰刀摸着小牛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只要你们好好的跟着我，我是不会杀害你们的；跟着我不是比在山上跑好吗？老虎又不敢来吃你们。”小牛



也不害怕了。
从那以后，小牛天天出来吃草，后来也知道自己回家了，和格勤成了好朋友。

小牛长的很快，一二年就成了大牛，大牛又生小

牛，越来越多了，格勤就把它们送给远近的亲友们。格勤见大牛、小牛身上都长着很长的毛，尾巴上的毛更长；又乖乖的在家，不到山上乱跑，再叫它们野牛就不好了，因此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“牦牛”。

人们很快的和牦牛成了好朋友，没有多久，就教会牦牛耕地、驮青稞、踩青稞了。牦牛身上的东西，从皮到毛，从骨头到肉，特别是奶水，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人们唱道：

有了牦牛，
吃喝不愁；
夏天不怕太阳，
冬天不怕风霜。

羊毛可以纺成绳子织成帐篷，有了住的地方；牛皮可以缝成

衣服和皮靴，有了穿的东西；牛肉、牛油、牛奶更是好吃的食粮；牛骨头可以烧火。

有了牦牛，
衣食住行不用愁；
牦牛爬山比马快，
牦牛渡水胜鱼游。

从那以后，也有人不种地，专靠养牦牛为生活了。牦牛对人的用处越大，人们越是忘不了格勤的好处。怎样报答和尊敬格勤呢？有人在大石头上刻了个英武的青年，周围有一群驯服的牦牛，人们说：“这就是牦牛王——格勤。”

直到现在，在牦牛调皮的时候，只要抓着它的鼻子大喝一声，牦牛就会老实起来，因为格勤就是那样驯养牦牛的。

山大王請客

頓珠是这一带有名的猎手和勇士，无论是空中的飞雁、草地上的羚羊、森林里的麋鹿，或者是山间的猛虎，只要被他发现，都难逃他的刀箭。

这一天，頓珠在大森林里寻找野兽的足迹，在一棵大松树旁边，发现一只白兔，浑身象玉石雕刻，眼睛象个小火球，头上却有不小一块伤口，正在流血。頓珠向它走去，它也不跑开；頓珠用大手托起小白兔说：“怪可怜见的，是谁把你伤的这么狠？”頓珠给小白兔上了枪伤药，又用一块干净布包

上它的伤口，找了个僻静的小山洞，安置好了小白兔，自己又繼續打猎去了。

又过了一个时期，頓珠在大森林里遇見了两只大老虎，一前一后来和他拚命。从中午一直打到了傍晚，老虎的力量沒有怎样减，頓珠却快沒有招架的功夫了。他想：“我打死过几百只老虎了，还没碰見過这么狡猾的家伙呢。莫不是我該死了嗎？”想到这里就更加沒勁了。后来，他确实支持不住了，对着老虎狠狠的砍了两刀，索性把眼一闭，往地上



一蹲，等着老虎咬死完事。

哪知出乎意外，蹲下好一会，他不见老虎上来，却听见一个姑娘象小鸟叫一样好听的声音：“你们这两只大猫儿，怎么和好人打起架来了？我不是给你们说过頓珠哥哥的故事了嗎？”頓珠听到有人提起自己的名字，感到

很惊奇。偷眼一看，只見两只老虎正一齐迎着姑娘作揖。那姑娘走到頓珠面前，伸出白嫩嫩的小手拉起了頓珠。原来这个姑娘就是天上的玉女仙姑，有一天，她变成个小白兔到森林里游玩，一时不小心，被变成大山鵬的狐狸精，一爪子把自己的头皮抓烂了。若不是頓珠相救，一时很难复原。这时，玉女仙姑劝頓珠就住在这山上，說这里住的、穿的、吃的、玩的，什么宝贝东西都有。但是頓珠記挂家中的白发老母，只在山上停了半天，就一定要下山。玉女姑娘見他坚决要下山，又无法报答他救命之恩，也就不顧天上的玉皇大帝可能降下的責罰和灾难，决心跟随頓珠下山，結成恩爱的夫妇。

頓珠家多了玉女姑娘后，有出外打猎的，有在家紡綫作飯的，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了。

玉女姑娘的美丽，很快傳遍了远近的山野和村庄，也傳到了山大王扎錯的耳朵里了。他装扮成一个普通人，去偷偷地看过玉女姑娘，回到山寨后，把三十多个老婆都狠狠打了一頓，把五十多个舞女和侍女也都大罵了一頓：“你們是女人，玉女姑娘也是个女人，你們为什么还抵不上玉女姑娘一个角好看？”从那以后，山大王日夜想把玉女姑娘弄到手。后来，他想到了一个自認为十分妥当的办法。

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山大王派人四下送請帖，說是庆祝他的生日。这回，頓珠也破例的被請了。頓珠拿着請帖正在迷糊之际，玉女姑娘說：“你去参加宴会可要当心，山大王要在請你吃肉的时候刺死你，只要你灵活些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。”頓珠心中有了底，也明白了山大王所以要刺死他的用意，很高兴的去参加宴会了。

宴会开始了，山大王的三朋四友結拜兄弟一大群，沒有

一个是靠淌汗出力过活的。喝了一陣子酒以后，山大王拿起一把尖刀說：“我今天分外高兴，想用一個特別的方式恭敬大家。”說着說着，他就用刀尖挑起一块块的肉块，挨个送到客人嘴里。輪到頓珠跟前，山大王笑笑說：“我們两个第一次作朋友，希望你看初交的分上不必客气。”頓珠也笑了笑說：“承蒙大王看得起，实乃終生荣幸，情愿脹的肚子疼，也要使大王高兴。”山大王叫声“好”，用勁把刀尖搗向頓珠口中，只听喀嚓一声，頓珠連肉加刀尖，一齐咬在嘴里。他把肉吃了以后，噴的一声，把刀尖吐了出来，那刀尖穿透柏木桌子，一直钻入地底下去了。頓珠說：“大王請我吃肉，連骨头也一齐送进我嘴里来了。”說的山大王大惊失色，在座的人个个胆寒。

又喝了一会酒，頓珠拔出自已的尖刀插上一块肉說：“初次来給大王祝賀生日，沒有別的敬意，献敬大王的一块肉，祝大王身体健康。”在这种情形下，山大王虽有点害怕，但也不好意思推辞。再說，他想到自己也有咬断刀尖的那一手，或許比頓珠更熟練，便强作鎮靜地說：“那就多謝了。”頓珠拿着挑了肉的尖刀，心想：“他必然要咬断我的刀尖，反不好收拾；灵活点吧！”頓珠照准山大王的口假意用力一送，山大王猛的用力一咬，只听“格崩”一声，把牙齿咬碎四五个，哎哟一声还没出口，頓珠第二次真的把刀尖送了进去。剎時間，血流滿地，花紅脑漿迸了一桌面。大家馬上乱了起来。頓珠这时迅即拔出腰刀跳上桌子說：“山大王作恶多端，搶奪人家的财产，霸占人家的妻女，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，今天是他的末日到了。我当家作主，良家妇女和佣人，各人带上一份财产，回你們家中过日子去吧！”只听大伙儿